

【浮世绘】

寂寞小书店

□李 晓

春天的一个夜里，老雷开的小书店，灯光一直亮着，他在等一个人来买书，就是出差归来的老侯。

出差前夕，老侯叮嘱过，让老雷帮他留一本《傅雷家书》，他想再好好读一读，那个谦卑与傲骨交织、冷面热心硬骨头的父亲在书信里传递出的对儿子绵绵的爱。其实那本书老侯之前买过，有一年搬家时不知遗落在哪儿了。老侯是一个爱读书之人，晚上在床头灯下看书是多年养成的习惯。这些年来，老侯坚持到老雷的书店里买书，算是对老友的一种默默支持。

老侯来到书店时，已是晚上11点多。城市里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天气预报说是八级以上，老雷感觉暴风要把屋顶掀走了。人在这种天气里，往往有脆弱的情绪袭来。暴风中，闪电划破夜空，惊雷在云层里霹雳，老雷说，今晚不回家了，就在书店里睡吧。老侯听从了老雷的建议。风刮了又刮，老雷和老侯都没睡着，他们在风声呼啸里叽叽咕咕说了一夜的话。

老雷的书店，在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旁边是一家洗脚店，有时一些醉醺醺的客人会朝书店里望一望，但很少进店来。一边是感官的享受，一边是精神的滋养，它们是两条很难交融的河流。

在高楼林立、车流滚滚的城市里，老雷这个只有五十多平方米的小书店，实在是不显眼，书店的招牌也有点陈旧了。春秋书坊，这是我给这个书店起的店名，有一点古风漫漫，又如读书人相伴的寂静岁月。二十多年前，老雷是一个工厂的车间

主任。下岗后，老雷有些茫然，有人建议他开一家面馆，有人建议他开间五金店，还有开矿的朋友联系他一起去山西、贵州采矿。一直喜欢读书的老雷，沉思默想之后，租下这间小房子，开起了书店。

起初那些年，老雷一年的收入比他当车间主任强。但近些年来，生意惨淡，让老雷几乎坚持不下去了。实体书店遭遇电子书籍、网上书城的猛烈冲击，有时连店里的房租、水电费也困难。不过，房东是一位爱读书的面容清瘦的老人，很是大度地给老雷降低了房租。有天我去老雷书店里买一本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眉毛发白的房东老人正端来一碗青菜面条给老雷当午餐。

老雷的书店，大书柜里满满当当的书，感觉把房子也压得沉沉的。我有时半趴半跪在书墙里挑选书籍，恍然间真变成了一只蠕动的书虫。书香弥漫的小书店里，墙壁里渗透的也是书香，与一个好酒之人嗅到老窖里的酒香一样勾人心魄。

老雷的个体书店，一般早晨七点就开门，是这个城市最早开门的书店。老雷说，一些爱书之人如吃早点一样，一大早就要到书店里来裹一身书香，然后便一头扎入滚滚红尘的世俗生活里去。

我最初去老雷书店的那年，还是满头青丝，而今两鬓已泛起了白霜。这个城市里还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读书人也是如此，在书店的进进出出里，悄然吞食消化着各自的人生，一点一点打破着各自生活里坚立的壁垒。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，那就是在对书籍纸张的摩挲，对文字的阅读里，对这个世界慢慢变得忍耐与慈悲起来。

有一次老雷跟我闲聊，他说支撑自己把书店开下去的信心，是这个城市里的老读者们。在很多读者网购书籍的当下，还有不少这个书店的顾客，常常把书名开个单子交给老雷，让他帮忙去进货后再来购买。这是一种多年培植起来的信任，根须一样在书店里蔓延生长。

老雷的小书店，成为这个城市里的读书人心中停泊的一叶小舟。前年的一天，老雷的岳母去世，书店耽搁了两天开门，几个来到书店的老顾客赶紧给老雷打电话过去。得知消息后，几个老顾客相约赶到老雷岳母的灵堂送上花圈，鞠躬悼念，一起帮忙张罗。老雷告诉我，他很感动，他和书店的一些老读者有亲人一样血脉相连的感受。

更让老雷感动的是，几个老顾客得知老雷艰难维持书店的事情后，找到老雷说：“雷哥，你可不要关门啊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我们众筹一点钱，帮你渡过难关！”老雷说，只要自己活着有一碗饭吃，就要一直把书店开下去。

去年的一天夜里，老雷住在书店里，突然听见屋内传来窸窣窸窣的响声，起床一看，一只耗子正津津有味地啃着书。老雷后来就在书店里养了一只猫，耗子果然撤退了。

一天，我去老雷的书店，那只纯白色的猫“喵喵喵”叫着在前面给我引路，让我走到一排刚来的新书前，我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新书，那是刘震云刚出版的小说。难道这只猫也知道我的阅读趣味，还是它嗅到了一个书店老顾客的味道？

去寂寞小书店的路，贯通着我书房的幽僻小径，也安卧在我的心房里，发出久远年代的沉香。

【在人间】

天地桥的春

□李诺金

滨州中海天地桥分天桥和地桥，中间有各时期航海家的塑像及船舵组成的环岛转盘。天地桥为姊妹桥，均为13孔连续石拱桥。两桥长220米、宽48米，中间最大孔跨度25米，两侧最小孔径为6米，中间最高点高出设计水面10米，桥两侧为晶白玉蘑菇石与火烧板镶面，全桥为晶白玉栏杆，人行道为石岛红火烧板贴面。桥中间的环岛有一圈晶白玉护栏，内有一座大钟高昂屹立，俯视着平静的中海。

之所以称之为天地桥，因远远望去，天与中海之间唯见桥，波浪一样的姊妹桥似云端的浪花把天与中海完美衔接，融为一体。可以说没有天地桥的中海就失去了灵魂，没有天地桥的大钟就像年轻人失去了眼睛。是的，天地桥是一座年轻的桥，也就是二十岁左右的光景，没有岁月的沧桑，是一座风华正茂、意气风发的桥。

经过天地桥的，有行色匆匆的学生，有赶着上班的职场人，有步履蹒跚的老人，有健步走的中年人。到了桥上，大多数人都会小伫一下，眺望一下远方，哪怕是一眼，它都会馈赠无限遐想令你心旷神怡。

春风吹来生机，吹来绿波摇荡。正如宋朝张栻的诗：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便觉眼前生意满，东风吹水绿参差。”春色逼退了寒风，柳叶新萌，其色嫩黄，冲寒而出，有了春风的加持，更加富有生机，在静谧中抽出新绿。顺着这绿色的仪仗队走到桥上，倘若你是悠闲的，请你一定要徒步来到天地桥，站在桥上，哪怕你的心灵再凌乱也会变得心无旁骛。风起水动，又似乎没动，就像水边垂钓翁钓竿上垂下的鱼线，很静美。

天地桥的白天是透明的，带着阳光的味道；是崭新的，带着懵懂少年的味道；是飘逸的，带着诗人的味道；是曼妙的，带着舞者的味道；是匆匆的，是朝着目标坚定前行的不舍少年。夜晚的天地桥却是别有一番风景，多彩的投光灯绚烂夺目，灯光与游人互动融合、配合妥帖，让人感受到灯光，感受到科技与艺术融合带来的全新视觉享受和体验。华灯初上，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桥上，有情侣在私语，有朋友在畅怀，多年不见的老友在这里偶遇也是常有的。这边是有节奏的韵律操，着装统一的年轻人跟着节拍一起舞动；那边是被冬天憋坏了的孩子们嬉戏、在跳跃，他们像一个个音符，像五线谱上的小蝌蚪，欢腾着、跳跃着，一颦一笑带着乐感。

今年春天的天地桥静止了，因为疫情，这里几乎看不到人。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，一队队志愿者们进社区、监测点、隔离点忙碌着，此刻的天地桥是庄严的、肃穆的，桥上的大钟在默默巡视着静谧的中海。世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？只不过是有些人在负重前行。

期盼这场疫情的“倒春寒”早日过去，美丽的天地桥恢复往日的人来人往。

【有所思】

爸爸和他的外婆

□周光华

古朴的桌子上，摆放着几盆水果。三炷燃烧的香，环绕着一张慈祥的遗像，这是爸爸的外婆。自从老人家去世后，每年的除夕，爸爸都会用这种方式寄托他对外婆的哀思。

香烟袅袅，弥漫着爸爸和他的外婆的故事。

爸爸出生在鲁西南贫困的农村。姊妹兄弟多，家里负担重，爸爸自幼在外婆家长大。外婆勤劳善良，在贫困年代辛勤劳作，给了爸爸幸福的童年。由于经常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每年冬天，外婆都会储存起一些地瓜，放在地窖里，以免爸爸挨饿，并支撑他们度过艰难的岁月。

爸爸上学后，他的外婆养起了一群鸡，鸡蛋成了爸爸营养和学费的来

源。有一年冬天，爸爸生了重病，农村医生束手无策，最后无奈放弃了治疗。外婆相信她的外孙不会死，把爸爸暖在怀里四天四夜，用农村的土办法把爸爸救出了鬼门关。

爸爸是在县城读的中学，由于交不起学费，他上学的伙食就用粮食代替。六年中学生活，他的外婆用瘦弱的身躯拉着农用车，来往在农村到县城的路上，给他送了六年伙食。最终，爸爸考上了大学。爸爸说，是外婆用农用车把他送进了大学。

大学毕业后，爸爸分配在省城工作。因为忙于工作，离外婆越来越远。每年回去看望外婆，也是匆匆来匆匆走。有时接外婆来城里住，她也总是担心影响爸爸工作，住几天就回老家了。爸爸

说，外婆一生任劳任怨，从不给孩子添麻烦。只要孩子有出息，她就满足了。

我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一年暑假，爸爸突然说：“外婆很老了，我们回家陪她住几天。”于是，我们利用暑假，陪外婆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那段时间，外婆成了村里最幸福的人，天天带着我在村里“炫耀”。在她眼里，我是村里最美的女孩。自豪感洋溢在她苍老的脸上。

那年冬天，爸爸的外婆去世了。她走得很安详，没有卧病，也不用人照顾，就那样安静地走了。爸爸泣不成声，一遍遍对我说：“爸爸没有外婆了。”自从爸爸的外婆去世后，爸爸每年的除夕和清明节都会焚香寄托他的思念。爸爸期望，袅袅的香烟能送给天堂的外婆、告慰天堂的外婆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